



CE

双语
译林

壹力文库 061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
老人与海

你可以被毁灭，却不可以被打败。

—— 欧内斯特·米勒·海明威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〔美国〕欧内斯特·米勒·海明威 著 方华文 译

 译林出版社

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
老人与海

THE OLD MAN AND THE SEA
BY ERNEST HEMINGWAY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1951 / 1952 / 1953 / 1954 / 1955 / 1956 / 1957 / 1958 / 1959 / 1960 / 1961 / 1962 / 1963 / 1964 / 1965 / 1966 / 1967 / 1968 / 1969 / 1970 / 1971 / 1972 / 1973 / 1974 / 1975 / 1976 / 1977 / 1978 / 1979 / 1980 / 1981 / 1982 / 1983 / 1984 / 1985 / 1986 / 1987 / 1988 / 1989 / 1990 / 1991 / 1992 / 1993 / 1994 / 1995 / 1996 / 1997 / 1998 / 1999 / 2000 / 2001 / 2002 / 2003 / 2004 / 2005 / 2006 / 2007 / 2008 / 2009 / 2010 / 2011 / 2012 / 2013 / 2014 / 2015 / 2016 / 2017 / 2018 / 2019 / 2020 / 2021 / 2022 / 2023 / 2024 / 2025

© 1951 Ernest Hemingway

双语译林
壹力文库

061

〔美国〕欧内斯特·米勒·海明威 著
方华文 译

老人与海

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人与海：汉英对照 / (美) 海明威 (Hemingway, E.) 著；
方华文译. —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3.7

(双语译林·壹力文库)

ISBN 978-7-5447-3885-9

I. ①老… II. ①海… ②方… III. 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
②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11163号

- 书 名 老人与海
作 者 [美国] 欧内斯特·米勒·海明威著
译 者 方华文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廉晓娅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6.5
字 数 100千字
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885-9
定 价 22.00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老人独自一人驾着小船在湾流^①中捕鱼，已经有八十四天了，却一条鱼也没有捕到。头四十天里，倒是有一个男孩陪着他。可四十天之后，男孩的父母见没有捕到鱼，就说老人显而易见是“倒了血霉”，意思是老人倒霉到了极点。男孩遵父母之命上了另一条船，头一个星期便捕到了三条大鱼。男孩见老人每天都空船而归，心里很不好受，总是走过去帮忙，帮他拿那盘绕在一起的鱼线、鱼钩、鱼叉以及挂在桅杆上的船帆。船帆上用面粉袋打了些补丁，挂在桅杆上，就像一面象征着“永远失败”的旗帜。

老人面容消瘦而憔悴，脖颈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。他的面颊上有些褐斑，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现象。那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。由于常用绳索拉大鱼，他的双手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。但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处是新的，一处处全都是昔日留下的，像无水无鱼的沙漠里的蚀岩那般古老。

除了眼睛，他浑身上下都呈现出老态——唯独那双眼却似海水般湛蓝，发出欢快和不服输的光泽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攀上岸时，男孩对

① 此处指墨西哥湾的暖水流。

他说道，“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我们家挣到了一点儿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，男孩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，“你上的是一条好运船，就跟他们去吧。”

“可你别忘了，有一回我们一连八十七天捕不到一条鱼，但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，却每天都能捕到大鱼。”

“我记着呢。”老人说，“我清楚你并不是因为缺乏信心才离开我的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离开的。我是孩子，必须听他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，“这是很正常的。”

“是他缺乏信心呀。”

“不错。”老人说，“可咱俩有信心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男孩说，“我请你到露台酒吧去喝杯啤酒，然后再一起把渔具送回家吧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老人说，“捕鱼人一道喝酒解闷嘛。”

二人来到露台酒吧坐下。有好几个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却不气不恼。另几个年纪大些的渔夫望着他，为他感到难过。不过这种心情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来，而是彬彬有礼地聊天，谈海流，描绘他们把鱼线下得有多深，还谈某段持续不断的好天气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。此时，满载的渔船纷纷返回。渔夫们把捕到的马林鱼一条条剖开，整片儿排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一端由两个人抬着，高一脚低一脚地送到收鱼站，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鱼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捕到鲨鱼的人则把它们送

到海湾另一侧的鲨鱼加工厂去，吊在滑轮上，除去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鱼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，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气味；但今天只飘来淡淡的一丝腥气，因为东风转向了北方，后来逐渐平息了。酒吧里环境宜人，阳光明媚。

“圣地亚哥。”男孩开口说道。

“哦。”老人应了一声。他手端酒杯，正在回忆多年前的往事。

“我去捕一些沙丁鱼给你明天用吧？”

“不用了。你打棒球去吧。我还划得动船，罗杰里奥会给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很想去。即使不能陪你捕鱼了，我也很想为你做点事儿。”

“你请我喝啤酒就够了。”老人说，“你已经长大了。”

“你头一次带我出海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。当时我把一条活蹦活跳的大鱼拖上船，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，你也差一点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巴噼里啪啦胡乱拍打，船上的座板都给打断了，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。我记得你一把将我推向了船头，那儿放着湿漉漉的鱼线卷儿。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，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一个劲打鱼，那声音像砍树一样，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真的记得那件事，还是不久前我刚跟你说过？”

“自打咱们头一回一起出海，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老人用他那双棕褐色^①且目光坚定的眼睛慈爱地望着他。

“如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就带你出海再赌一把。”他说，“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孩子，而且你现在随的又是一条个好运船。”

“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？我还知道从哪儿可以搞到四个鱼饵。”

“今天我还剩下了一些鱼饵。我把它们放在箱子里用盐渍着呢。”

“让我给你弄四个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那就弄一条吧。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没消失过，而现在又焕然一新，就像心头刮起了一阵清风一样。

“还是两个吧。”男孩说。

“好，就两个吧。”老人同意了，“你不是偷来的吧？”

“我倒愿意去偷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。”老人说。他为人过于单纯，不知何时竟然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了。他心里倒是清楚自己十分谦卑，知道这并不丢脸，无损于真正的尊严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一定会是个好日子。”他说。

^① 此处与第一页倒数第2段“唯独那双眼却海水般湛蓝”相冲突，原文如此，不是翻译问题。

“你打算上哪儿捕鱼？”男孩问道。

“往远处走，等转了风向再回头。我想天亮前就出发。”

“我想办法让我的船主也往远处走。”男孩说，“这样的话，如果你钓到了真正大个头的鱼，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他怕是不会愿意到很远的地方去。”

“不错，”男孩说，“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说鸟儿之类的东西吧。我会说前方有条鲱鳅，哄他驾船去追赶。”

“他的视力那么差吗？”

“简直像个瞎子。”

“这可怪了，”老人说，“他又从没捕过海龟。只有捕那东西才伤眼睛呀。”

“你在莫斯基托海岸外倒是捕了好多年海龟，可你的视力还不照样挺棒的。”

“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子。”

“可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个头的鱼吗？”

“我想还可以吧。捕鱼讲究的是技巧。”

“咱们把东西拿回家去吧。”男孩说，“把东西送回去，我就可以拿上渔网，去弄沙丁鱼了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捕鱼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，男孩拿的是鱼线木箱（箱子里的鱼线是棕色的，编织得很结实，盘绕在一起）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盛鱼饵的箱子被藏在小船

的船艄下面。船艄下还藏着根棍子——捕到大鱼，将其拖到船边，就用这根棍子降服它们。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他觉得还是把桅杆和那些沉甸甸的鱼线带回家去的好，因为露水会蚀坏这些东西。再说，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，但他也认为，把一只鱼钩和一根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小窝棚，从敞开的门走进去。老人把缠绕着船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男孩将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桅杆的旁边。桅杆之长差不多相当于窝棚内一个单间的长度。窝棚用大棕榈树上的那种被人戏称为“海鸟粪”的坚韧的苞壳筑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“海鸟粪”的纤维质特别结实，把它们一层一层展平再叠盖在一起，所筑成的墙壁呈棕褐色，墙上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^①和一幅科布雷^②圣女图。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。墙上一度挂着他妻子的着色照，但他把它取下来了，因为他看了照片觉得自己太孤单了。如今，那张照片放在屋角处的搁板上，掖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衫下面。

“你吃什么饭呀？”男孩问。

“有锅鱼煮黄米饭。要吃点吗？”

“不了，我回家去吃。要我给你生火吗？”

^① 法国修女阿拉科克倡议崇拜耶稣的圣心，此信条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广为流传。

^② 科布雷为古巴东南部一小镇，镇南小山上科布雷圣女教堂。

“不用了，过一会儿我自己生吧。或者干脆就吃冷饭算了。”

“我把渔网拿去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拿。”

其实窝棚里并没有什么渔网，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。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通这种臆想出来的事情。也没有什么鱼煮黄米饭，这一点男孩心里也很清楚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。”老人说，“你想不想看到我捕到一条去除了内脏后，净重一千多磅的鱼？”

“我拿渔网去弄些沙丁鱼去。你坐在门口晒太阳好吗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，我来看看棒球赛的消息。”

男孩不知道“昨天的报纸”是否也是老人的想象。但是老人果真从床下取出了报纸。

“这是佩里科在杂货铺里给我的。”他解释说。

“我弄到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早可以分着用。等我回来后，你可以给我讲棒球比赛的情况。”

“洋基队不会输。”

“可恐怕克里夫兰印地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洋基队吧，男孩。别忘了那位神通广大的狄马乔^①。”

“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会赢，也担心克里夫兰印地安人队。”

“你可小心点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，你都要担心啦。”

① 狄马乔是渔夫的儿子，曾效力于洋基队。

“你仔细看报，等我回来了给我讲。”

“你看去买张尾数为八十五的彩票怎么样？明天就是第八十五天了。”

“可以的。”男孩说，“不过，你上次的纪录是八十七天吧？”

“这种事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你看能弄到一张尾数为八十五的彩票吗？”

“我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吧。要花 2.5 美元。向谁去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容易。我总能借到 2.5 美元的。”

“我想我大概也借得到。不过我不想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，下一步可就要行乞要饭喽。”

“身上穿得暖和点，老爷子。”男孩说，“别忘了，这可是九月天了。”

“正是捕捞大鱼的月份。”老人说，“在五月里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，而九月则不然。”

“我要去捞沙丁鱼了。”男孩说。

男孩返回时，老人坐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已落山。男孩从床上拿来一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了老人的双肩。老人的肩膀挺怪，年龄虽然很大了，肩膀却依然非常强健，脖子也依然结实壮硕。而且当老人睡着了，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，脖子上的皱纹也不大明显了。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，看上去像他的船帆一样——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

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的面部就显得非常苍老了，眼睛闭上，脸上便一点生气也没有。报纸摊在他膝盖上，在晚风中，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吹走。他脚上没穿鞋，打着赤脚。

男孩没惊动他，悄悄走了。等他回来时，老人仍酣睡未醒。

“醒一醒，老爷子。”男孩一边说，一边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。老人睁开眼睛，他的神志一时间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一般。随后他莞尔一笑。

“搞到点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。”男孩说，“咱们俩共进晚餐。”

“我不太饿。”

“听我的，吃点吧。你可不能只打鱼，不吃饭呀。”

“我就是这么做的。”老人说着，站起身来，拿起报纸，把它折好，然后便动手折叠毯子。

“还是把毯子披在身上吧。”男孩说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决不允许你饿着肚子去打鱼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祝你长寿，多保重自己哦。”老人说，“晚饭吃什么东西呢？”

“黑豆米饭、油炸香蕉，还有些炖菜。”

这些饭菜是男孩用双层金属饭盒从露台酒吧拿来的。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包着。

“这是谁给你的？”

“是马丁。那个老板。”

“我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啦。”男孩说，“你用不着再去谢他了。”

“捕到大鱼，我得把鱼肚子上的肉送给他。”老人说，“他这样照顾咱们，可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我想是这样吧。”

“那除了鱼肚子上的肉以外，我还得送一些别的给他。他对咱们太关心了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喜欢罐装的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哈土依牌啤酒。喝完我还得把空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太让你费心了。”老人说，“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”

“我一直在等着你呢。”男孩轻声说，“不等你准备好，我是不愿打开饭盒的。”

“我准备好啦。”老人说，“我只需稍微洗一把就可以了。”

“你上哪儿去洗呢？”男孩心想，“村里的水管在大路边，和这儿隔着两条街。真该带些水过来，还有肥皂和干净的毛巾。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呢？我该再弄件衬衫和一件夹克衫来让他过冬，还要有一双什么鞋子，并且再给他弄条毯子来。”

“这炖菜棒极了。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赛吧。”男孩请求他说。

“正如我所言，在美国联盟^①中，洋基队出尽了风头。”老人喜形于色地说。

“他们今天可是输了的。”男孩告诉他。

“那算不上什么，关键是伟大的狄马乔又重展风采了。”

“球队里其他人也很棒。”

“自然喽。不过他的确不同凡响。在另一个联赛中，拿布鲁克林队和费城队来说，我站在布鲁克林队一方。不过，我可没有忘记迪克·西斯勒^②和他在那老公园里打出的漂亮球。”

“那可是顶顶漂亮的球。他是我见过的击球击得最远的球员。”

“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酒吧吗？我想带他一起出海捕鱼，但是却不敢开口。我让你去说，而你也不敢。”

“我记得。那可是大大的失策呀。他当时跟咱们一起出海就好啦。有那样的经历，一辈子都回味无穷啊。”

“我希望能和伟大的狄马乔一起去打鱼。”老人说，“大家都说他父亲就是个渔夫。也许他当初也像咱们这样穷，能够理解咱们。”

“伟大的西斯勒的爸爸可没过过穷日子，他爸爸像我这么大就在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①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(Major League Baseball, 简称 MLB) 分为国家联盟 (National League, 简称 NL) 和美国联盟 (American League, 简称 AL)。

② 迪克·西斯勒 1948 年至 1951 年效力于费城队。

“我像你这么大时，曾在一条上当水手，扯满帆到了非洲，傍晚时分曾见狮子在海滩上游荡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跟我说起过。”

“现在聊非洲还是聊棒球赛？”

“我看还是聊棒球赛吧。”男孩说，“给我讲讲那个伟大的约翰·J·麦格劳^①的情况吧。”说话时，他把J念成了赫塔^②。

“过去的那些日子，他有时候也到露台酒吧来。可是他只要酒一沾唇，就撒野，满口爆粗话，难以相处。他的心思全放在了棒球赛上，对赛马也尤为关心。至少，他衣袋里老揣着参赛马的名单，常听他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。”男孩说，“我爸爸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了。”

“那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。”老人说，“如果杜罗彻^③还是每年来这儿，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经理的。”

“说真的，谁是最了不起的经理，卢克^④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^⑤？”

“我觉得他们不分上下。”

① 约翰·J·麦格劳从1900年初至1932年任纽约巨人队的经理。

② J在西班牙语文中读作赫塔。

③ 杜罗彻曾任布鲁克林道奇队的经理，1948年至1955年任纽约巨人队的经理。

④ 卢克于1890年出生于哈瓦那，曾效力于波士顿红袜队、辛辛那提红人队、布鲁克林队和纽约巨人队。

⑤ 迈克·冈萨雷斯曾任圣路易红雀队的经理。

“要说最了不起的捕鱼人，那就是你了。”

“不。我知道有不少人比我强。”

“哪里话！”男孩说，“好渔夫倒是很多，还有些是很了不起的。但顶尖的只有你一个。”

“谢谢你。你的夸奖叫我高兴。但愿不要碰上一条大得叫我对付不了的鱼，免得证明你夸错了人。”

“如果你仍像你说的那么强壮，就不会有你对付不了的鱼。”

“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，”老人说，“可是捕鱼的诀窍我倒是懂得不少，而且有决心。”

“你该上床睡觉了，明天早晨要精神饱满。我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酒吧。”

“那么祝你晚安。明天早晨我去叫醒你。”

“你是我的闹钟哟。”男孩说。

“而我的闹钟是我的岁数。”老人说，“为什么老人醒得特别早？难道是要让白天长些吗？”

“这我不清楚。”男孩说，“我只知道年轻人睡到很晚，而且睡得死。”

“叫人起床这一点我可以记得住，”老人说，“到时候一定会去叫醒你的。”

“我不愿让船主人去叫我，显得好像我低他一等似的。”

“我懂。”

“祝你睡个好觉，老爷子。”